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御定孝經衍義卷九十二

詳校官中書臣羅錦森

編修臣倉聖脈覆勘

總校官檢討臣何思鈞

校對官中書臣高　中

謄錄監生臣于世弟

御定孝經衍義卷九十一

士之孝

敬親

漢韓延壽嘗出臨上車騎吏一人後至勑功曹議罰門卒當車願有言延壽止車問之卒曰孝經曰資於事父以事君而敬同故母取其愛而君取其敬兼之者父也今旦明府早駕久駐未出騎吏父來至府門不敢入騎

吏聞之趨走出謁適會明府登車以敬父而見罰得毋虧大化乎延壽舉手輿中曰微子太守不自知過歸舍召見門卒卒本諸生聞延壽賢無因自達故代卒延壽遂待用之

臣按門卒援經義以釋騎吏之罰因以自達於延壽能錫類矣知資敬矣不愧其為諸生也惜乎班史不著其名

陸續幼孤仕郡戶曹史太守尹興以楚王英謀反事覺

有興名徵詣廷尉獄續掠拷五毒肌肉消爛終無異辭續母遠至京師覘候消息獄事持急無緣與續相聞母但作饋食付門卒以進續見考苦毒而辭色慷慨未嘗易容惟對食悲泣不能自勝使者怪而問其故續曰母來不得相見故泣耳使者大怒以為獄門吏卒通傳意氣名將案之續曰因食餉羹識母所自調和故知來耳非人告也使者問何以知母所作乎續曰母截肉未嘗不方斷葱以寸為度是以知之使者問諸謁舍停之舍主人

續母果到於是隂嘉之上書說續行狀帝盡赦興等

臣按續母於切肉斷葱皆教子以敬續於見考苦毒之際對食悲泣知母所自調和其不忌敬可知也

袁閎少勵行操苦身修節父賀為彭城相閎往省謁變姓名徒行無旅既至府門連日吏不為通會阿母出見閎驚入白夫人乃密呼見既而辭去賀遣車送之閎稱眩疾不肯乘反郡界無知者及賀卒郡閎凡弟迎喪不

受賻賵縗絰扶柩冒犯寒露體貌枯毀手足血流見者莫不傷之服闋累徵聘舉名皆不應延熹末黨事將作閎遂散髪絶世欲投迹深林以母老不宜遠遁乃築土室四周於庭不為戸自牖納飲食而已旦於室中東向拜母母思閎時往就視母去便自掩閉兄弟妻子莫得見也潛身十八年卒於土室

臣按閎以門族貴盛時世險亂以是自全其徒行省父東向拜母亦所以致其敬也

徐穉子胥字季登少遺父母喪致哀毀瘠嘔血發病服闋隱居林藪躬耕稼穡勤則誦經貧困窶乏執志彌固不受惠於人也

李曇字雲少喪父躬事繼母繼母酷烈曇性純孝定省恪勤妻子恭奉寒苦執勞不以為怨得四時珍物先以進母養親行道終身不仕

姜肱及二弟仲海季江俱以孝行著聞事繼母恪勤母既年少又嚴厲肱感凱風之孝兄弟同被而寢不入房

室以慰母心也

茅容年四十餘耕於野時與等輩避雨樹下衆皆夷踞相對容獨危坐愈恭郭林宗行見而奇其異遂與共言因請寓宿旦日殺鷄為饌林宗謂為已設既而以共其母自以草蔬與客同飯林宗起拜之曰卿賢乎哉因勸令學卒以成德

孫期少為諸生家貧事母至孝牧豕於大澤中以奉養焉遠人從學者皆執經壟畔以追之里落化其仁讓黄巾賊起過期里陌相約不犯孫先生舍郡舉方正遣吏齎羊酒

請期期驅豕入草不顧

魏管寧十六喪父中表愍其孤貧咸共贈賵悉辭不受稱財以送終常著皂帽布襦袴布裙隨時單複四時祭祀輒自力彊改加衣服著絮巾故在遼東所有白布單衣親薦奠饋跪拜成禮寧少而喪母不識形象常特加觴泣然流涕

邴原十一而喪父家貧早孤鄰有書舍原過其旁而泣師問曰童子何悲原曰孤者易傷貧者易感夫書者必

皆具有父兄者一則羨其不孤二則羨其得學心中惻然而為涕零也師亦哀原之言而為之泣曰欲書可耳答曰無錢資師曰童子苟有志吾徒相教不求資也於是遂就書一冬之間誦孝經論語

晉王裒字偉元少立操尚行已以禮痛父非命未嘗西向而坐隱居教授廬於墓側旦夕常至墓所拜跪攀柏哀號涕着樹樹為之枯母畏雷母沒每雷輒到墓曰裒在此及讀詩至哀哀父母生我劬勞未嘗不三復流涕

門人受業並廢蓼莪之篇京洛傾覆寇盜鋒起親戚欲渡江東袞戀墳壟不去賊大盛方行猶思慕不能進遂為賊所害

庾袞少履勤儉篤好學問事親以孝稱袞諸父並貴盛惟父獨守貧約袞躬親稼穡以給供養而執事勤恪與弟子樹籬跪以授條或曰今在隱屏先生何恭之過袞曰幽顯易操非君子之志也父亡作筥賣以養母母見其勤曰我無所食對曰母食不甘袞將何居母感而安

之母服終喪居於墓側初哀父誡哀以酒每醉自責曰
余廢先人之誡其何以訓人乃於父墓前自杖三十於
是鄉黨薦之州郡交命察孝廉舉秀才清白異行皆不
降志世遂號之為異行後登大頭山田于其下及將收
穫與子岫下山中塗目眩瞀墜崖而卒
皇甫謐字士安年二十不好學嘗得瓜果輒進所後叔
母任氏任氏曰孝經云三牲之養猶為不孝汝今年餘
二十目不存教心不入道無以慰我因歎曰昔孟母三

從以成仁曾父烹豕以存教豈我居不卜鄰教有所闕何爾魯鈍之甚也修身篤學自汝得之於我何有因對之流涕謚乃感激就鄉人席坦受學勤力不怠居貧躬自稼穡帶經而農遂博綜典籍百家之言始有高尚之志以著述為務遂不仕著論為葬送之制名曰篤終平生之物皆無自隨唯齎孝經一卷示不忘孝道

江惇孝友淳粹高節邁俗每以為君子立行應依禮而動雖隱顯殊途未有不傍禮教者也乃若放達不羈以

肆縱為貴者非但動違禮法亦道之所棄也乃著通道崇檢論

鄧粲以父騫有忠信言而世無知者乃著元明紀十篇

謝沉少孤事母至孝博學多識明練經史閒居養母不交人事耕耘之暇研精墳籍康帝即位朝議疑七廟迭毁乃以太學博士徵以質疑滯以母憂去職

龔壯父叔為李特所害壯積年不除喪力弱不能復仇及李壽戍漢中與李期有嫌期特孫也壯欲假壽以報

乃說壽曰節下若能幷有西土稱籓於晉人必樂從壽然之遂率衆討期果尅之壽猶襲偽號欲官之壯誓不仕壯謂百行之本莫大忠孝既假壽殺期私仇以雪又欲使其歸朝以明臣節壽既不從壯遂稱聾終身不復至成都

沈勁父充與王敦搆逆衆敗而逃為部曲將吳儒所殺勁當坐誅鄉人錢舉匿之得免其後竟殺儒人勁少有節操哀父死於非義志欲立勲以雪先恥升平中慕容

恪侵逼山陵時冠軍將軍陳祐守洛陽勁志欲致命欣獲死所城陷被執遂遇害

臣按勁之致命遂志非徒忠於王室亦所以幹父之蠱可謂敬矣

劉驎之車騎將軍桓冲聞其名請為長史固辭不受冲嘗到其家驎之於樹條桑使者致命驎之曰使君既枉駕光臨宜先詣家君冲聞大愧於是乃造其父父命驎之然後方還拂短褐與冲閒話父使驎之於內自持濁

酒蔬菓供賓冲勑人代驎之斟酌父辭曰若使從者非野人之意也

羅企生殷仲堪之鎮江陵引為功曹桓元攻仲堪仲堪更以企生為諮議參軍仲堪多疑少決企生深憂之謂弟遵生曰殷侯仁而無斷事必無成成敗天也吾當死生以之仲堪果走文武無送者唯企生從路經家門遵生曰作如此分離何可不執手企生迴馬援手遵生有勇力便牽下之謂曰家有老母欲何之企生揮淚曰今

日之事我必死之汝等奉養不失孝子一門之中有忠有孝亦復何恨遵生抱之愈急仲堪於路待之企生遥呼生死是同願少見待仲堪見企生無脫理策馬而去元至荆州人士無不詣者企生獨不往而營理仲堪家或謂之曰元猜忍之性未能取卿誠節若遂不詣禍必至矣企生正色曰我是殷侯吏見遇以國士為弟以力見制遂不我從不能共殄醜逆至此奔敗亦何面目復就桓求生元聞之大怒即收企生遣人問欲何言答曰

文帝殺嵇康嵇紹為忠臣從公乞一弟以養老母元許之先是元以羔裘遺企生母胡氏及企生遇害即日焚裘

喬智明少喪二親哀毀過禮長以德行著稱

汜毓父終居於墓所三十餘載至晦朔躬掃墳壠循行封樹還家則不出門庭

范宣年十歲能誦詩書嘗以刀傷手捧手改容人問痛耶答曰不足為痛但受全之體而致毀傷不可居耳家

人以其年㓜而異焉家至貧儉躬耕供養親沒負土成墳廬於墓側

南史沈顗㓜清淨有至行讀書不為章句著述不尚浮華嘗獨處一室人罕見其面事母兄孝友徵拜並不起顗素不事生産逢齊末兵亂與家人并日而食或有餽其粱肉者閉門不受惟採蓴荇根供食以樵採自資怡然不改其樂

河南孝廉秦綿遭母喪送終不忍復還鄉人為作茅菴

仍止其中若過有米則食粥無米則食菜而已哀號之聲行者爲之潸淚服訖猶不還家遇疾不療卒臨亡告人曰若死者無知固不宜獨存有知則大獲吾志

何子平少有志行事母至孝揚州辟從事史月得白米輒貨市粟麥人曰所利無幾何足爲煩子平曰尊老在東不辦得米何以獨饗白粲每有贈鮮肴者若不可寄致至家則不受母本側庶籍失實實未及養而籍年已滿便去職歸家顧覬之爲州上綱謂曰尊上年實未八

十親故所知州中差有微禄當啟相留子平曰公家正取信黄籍籍年既至便應扶侍何容苟冒榮利乃歸家竭力供養元凶弑逆隨王誕入討以為行叅軍子平以凶逆滅理故廢已受職事寧自解末除海虞令縣禄惟供養母一身不以及妻子人疑其儉薄子平曰希禄本在養親不在為已母喪去官哀毁踰禮每至哭踊頓絶方甦東土饑荒繼以師旅八年不得營葬晝夜號泣常如袒括之日冬不衣絮暑不避清凉一日以數合米為粥

不進鹽菜所居屋敗不蔽風日兄子伯興欲為葺理子平不肯曰我情事未申天地一罪人耳屋何宜覆蔡興宗為會稽太守為營冢壙子平居喪毀甚及免喪殆至不立幼持操檢敦厲名行雖處闇室如接大賓學義堅明處之以默安貧守善不求榮進好退之士彌以此貴之

劉瓛有至性祖母病疽經年手持膏藥漬指為爛母孔氏甚嚴明謂親戚曰阿稱便是今世曾子稱瓛小字也年四十餘未有昏對建元中高帝與司徒褚彥回為瓛

娶王氏女王氏穿壁掛履土落孔氏牀上孔氏不悅瓛即出其妻及居母憂住墓下不出廬足為之屈杖不能起此山常有鵂鶹鳥瓛在山三年不敢來服釋還家此鳥乃至

吉翂幼有孝性年十一遭所生母憂水漿不入口殆將滅性親黨異之父為原鄉令為吏所誣逮詣廷尉翂年十五號泣衢路祈請公卿行人見者皆為隕涕其父理雖清白而恥為吏訊乃虛自引咎罪當大辟翂乃撾登

聞鼓乞代父命武帝以其童幼疑受教於人勑廷尉蔡
法度嚴加脅誘取其欵實對曰囚雖蒙弱豈不知死可
畏憚顧諸弟幼藐惟囚為長不忍見父極刑所以內斷
胸臆上干萬乘奈何受人教耶帝乃宥其父丹陽王志
求其在廷尉故事并諸居鄉舉充純孝翂曰異哉王尹
何量翂之淺夫父辱子死斯道固然若翂有靦面目當
其此舉則是因父買名一何甚辱拒之而止
范元琰父靈瑜居父憂以毀卒元琰時童孺哀慕盡禮

親黨異之祖母患癱恒自含吮家貧惟以園蔬為業甞出行見人盜其菘元琰遽退走母問其故具以實對母問盜者為誰答曰向所以退畏其愧恥今啓其名願不泄也於是母子祕之或有涉溝盜其筍者元琰因伐木為橋以度之自是盜者大慚一鄉無復草竊

臣按童孺而能盡禮此其敬之生於性者也其長者之行能使草竊革面豈非不敢慢人之心有以感之者耶

朱百年少有高情親亡服闋攜妻孔氏入會稽南山隱迹避人惟與同縣孔顗友善百年家貧母以冬月亡衣並無絮自此不衣綿帛嘗寒時就顗宿衣悉裌布飲酒醉眠顗以臥具覆之百年不覺也既覺引臥衣去體謂顗曰綿定奇溫因流涕悲慟顗亦為之傷感

沈驎士幼而俊敏及長博通經史有高尚之心親亡居喪盡禮服闋忌日輒流涕彌旬居貧織簾誦書口手不息鄉里號為織簾先生嘗為作竹傷手便流涕而還同

作者謂曰此不足損何致涕零荅曰此本不痛但遺體毀傷感而悲耳

臣按百年之引臥衣去體可謂不欺死母麟士之傷手涕零亦庶幾知敬慎全歸者也

顧野王侯景之亂野王丁父憂歸本郡乃召募鄉黨隨義軍援都野王體素清羸裁長六尺又居喪過毀殆不勝衣及杖戈被甲陳君臣之義逆順之理抗辭作色見者莫不壯之

臣按野王官至光祿卿時方為臨賀王記室其事則資父事君之義備矣故入士之敬親

皇侃性至孝常日限誦孝經二十遍以擬觀音經

臣按侃惟知觀音經之妄誦者之非其日誦孝經猶辭而闢之云爾如曰擬之近於不敬矣此史筆之失也

岑之敬年五歲讀孝經每燒香正坐親戚咸加歎異十六策春秋左氏制旨孝經義擢為高第御史奏曰皇朝

多士例止明經若顏閔之流乃應高第梁武省其策曰何妨我復有顏閔耶因召入面試令之敬升講坐敕中書舍人朱异執孝經唱士孝章武帝親自論難之之敬剖釋縱横左右莫不嗟服

臧榮緒東莞莒人幼孤躬自灌園以供祭祀母喪後乃著嫡寢論洒掃堂宇置筵席朔望輒拜薦焉甘珍未嘗先食

北史李謐四門小學博士孔璠等學官四十五人上書

畧曰竊見故處士李謐十歲喪父哀號罷鄰人之相幼事兄瑒恭順盡友于之誠十三通孝經論語毛詩尚書歷數之術尤盡其長詔曰謐屢辭徵辟守志冲素儒隱之操深可嘉美可遠傍惠康近準元晏謚曰貞靜處士并表其門閭以旌高節於是表其門曰文德里曰孝義云子士謙髫齔喪父事母以孝聞母曾嘔吐疑中毒因跪嘗之伯父瑒深所嘉尚每稱此兒吾家顏子也年十二魏廣平王贊辟開府參軍事丁母憂居喪骨立有姊

適宋氏不勝哀而死士謙服闋捨宅為伽藍脫身而出詣學請業研精不倦隋有天下畢志不仕自以少孤未嘗飲酒食肉口無殺害之言親賓至輙陳罇俎對之危坐終日不倦

趙逸兄溫溫子琰初苻氏亂琰為乳母攜奔壽春年十四乃歸孝心色養飪熟之節必親調之時禁制甚嚴不聽越關葬於舊兆琰積四十餘年不得葬二親及蒸嘗拜獻未嘗不嬰慕卒事每於時節不受子孫慶賀年踰耳

順而孝思彌篤慨歲月推移遷窆無冀乃絶鹽粟斷諸餚味食麥而已年八十卒遷都洛陽子應等乃還鄉葬焉

臣按此亦終身以喪禮自處恒於敬者也

陳奇少孤貧而奉母至孝愛玩經典志在著述註孝經論語頗傳於世

劉獻之時人有從獻之學者獻之輒謂之曰人之立身雖百行殊塗凖之四科要以德行為首子若能入孝出悌忠信仁讓不待出戶天下自知

李鉉年二十三便自潛居討論是非撰定孝經論語毛詩三禮義疏及三傳異同周易義例用心精苦年二十七歸養二親教授生徒

樊遜少好學其仲兄以貿易為業遜自責曰為人弟獨愛安逸可不愧於心乎欲同勤事業母馮氏謂曰汝欲謹小行耶遜感母言遂專心典籍恒書壁作見賢思齊四字以自勸

郭文恭年踰七十父母喪亡文恭孝慕罔極乃居祖父

墓次晨夕拜跪跣足負土培祖父二墓寒暑竭力積年不已見者莫不哀歎尚書聞奏標其門閭

臣按文恭孝思老而彌篤其晨夕拜跪跣足負土有恒敬焉七十之年而其筋力猶能如此敬之至而忘其勞矣

唐賈循父會有高節常稱疾不答辟署里中號一龍親亡負土成墳廬其左手蒔松柏時號𪚩中曾子卒縣人私謚曰廉孝徵君

李知本涉經術事親篤至弟知隱雍順子孫百餘凡資用童僕無間也大業末盜賊過閭不入相戒曰無犯義門往依者五百餘室皆以免

王義方孤且窶事母謹甚舉明經詣京師客有徒步疲於道者自言父宦逺方病且革欲往省困不能前義方哀之解所乘馬以遺之不告姓名去由是譽振一時義方自以興縣屬不三時拜御史且疾當世附離匪人以欺朝廷内決劾奏意必得罪即問計於母母曰昔王母

伏劒成陵之誼汝能盡忠吾願之死不恨義方即上言
觸罕相貶萊州司戸參軍母喪隱居不出
任敬臣五歲喪母哀毀天至七歲問父英曰若何可以
報母英曰揚名顯親可也乃刻志從學父亡數殞絶繼
母曰爾不勝喪謂孝可乎敬臣更進饘粥
趙彦昭父武孟少遊獵以所獲饋其母母泣曰汝不好
書而放蕩吾安望哉不為食武孟感激遂力學淹該書
記

元萬頃孫正修名節書判第一名詣京師以父詢倩老辭史思明陷河洛輦父匿山中賊以名購正度事急謂弟曰賊祿不可養親彼利吾名難免矣然不汙賊而死吾猶生也賊既得誘以高位瞋目固拒兄弟皆遇害父聞仰藥死路人為哭事平詔錄伏節十一姓而正為冠

臣按不汙賊而死敬身之大者也賊利正名而正亦無愧于名矣

蕭頴士父旻以莒丞抵罪頴士往訴於府佐張惟一惟

一曰旻有佳兒吾以是獲譴不憾乃平宥之顛士方父喪宰相李林甫欲見之不詣林甫常至故人舍邀顛士顛士前往哭門內以待林甫不得已前弔乃去

宋呂大鈞轉運司從事居父喪衰麻葬祭一本於禮後凡行於冠昏膳飲慶弔之間節文燦然可觀關中化之

穆修母死自負櫬以葬日誦孝經喪祀不用浮屠為佛事

邵雍執親喪哀毀盡禮

王樵淄川人咸平中契丹遊騎渡河舉家被掠樵即棄妻挺身入契丹訪父母累年不獲還東山刻木招魂以葬立祠畫像事之如生服喪三年哀動行路又為屬之尊者次第成服歎曰身世如此自比於人可乎遂與俗絶自稱贅世翁惟以論兵擊劒為事晚年屢遊塞下畫策干何敬矩耿望求滅遼復仇不用乃於城東南隅累磚自還謂之繭室

王庠父夢易攝興州為部刺史所中鐫三秩罷歸卒母

向氏欽聖憲肅后之姑也庠居父喪哀憤深切謂弟序曰父以直道見擠母撫柩誓言期我兄弟成立贈復父官乃許歸葬相與勉之思制科先君之遺意也吾有志焉遂閉戶窮經史百家書傳註之學尋師千里究其旨歸未幾當紹聖諸臣用事遂罷制科庠歎曰命也無愧先訓以之行已足矣崇寧中應能書爲首選上書論時政下第徑歸奉親養志不應舉者八年大觀中行舍法於天下州復以庠應詔庠曰昔以母年五十二求侍養

不復願仕令母年六十乃奉詔豈本心乎後以弟序升朝贈父官始克葬葬而母卒終喪復舉八行太學考定為天下第一詔旌其門

徐積三歳父死旦旦求之甚哀母使讀孝經輒淚落不能止事母至孝朝夕冠帶定省應舉入都不忍捨其親載而西登進士第舉首許安國率同年生入拜且致百金為壽謝却之以父名石終身不用石器行遇石則避而不踐或問之積曰吾過之則怵然傷吾心思吾親故

不忍加足其上爾母亡水漿不入口者七日悲慟嘔血廬墓三年臥苫枕塊衰經不去體雪夜伏墓側哭不絕音翰林學士呂溱過其廬適聞之為泣下曰使鬼神有知亦埀涕也甘露嵗降兆域杏兩株合為榦既終喪不徹筵几起居饋獻如平生

趙善應性純孝親病嘗刺血和藥以進母畏雷每聞雷則披衣走其所嘗寒夜遠歸從者將叩門遽止之曰無恐吾母露坐達明門啓而後入母喪哭泣嘔血毀瘠骨

立終日俯首柩傍聞雷猶起側立垂涕既終喪言及其親未嘗不揮涕生朝必哭於廟父終肺疾每膳不忍以諸肺為羞母生歲值卯謂卯兎神也終其身不食兎

臣按生朝哭廟與夫不羞肺食兎此親愛結心而崇恪表迹者也

郝戭家貧竭力營養或憐傷之貸以錢數百萬使取息自贍戭重謝留錢五六年不用復返之舉進士調宛邱尉舞陽主簿通山令時年未五十以父樵老不第上書

請致仕為父求官執政諭使赴官而後請曰如是則可
升朝籍遇恩及親矣於是留妻子於家獨奉父行踰歲
竟謝事上官固留之耆老拜庭遮道皆不能止得太子
中允以歸未至鄉里而樵卒自畚土造塚人有助之者
使寘土塚上去則隨撤之服除呂公著薦起為奉寧軍
推官涇原經畧使上奏辟幕府戭曰向所以未老致仕
欲官及親也既不能及尚庶幾以恩得贈今則無及矣
姻族語其妻聶氏使勸戭仕曰吾不德無以助君子矧

敢强其所不欲以累其高哉聶事舅姑亦以孝義著戚

忠信自將篤行苦節不仕而卒

李侗事親孝謹仲兄性剛多忤侗事之得其懽心閨門

内外夷愉肅穆

歐陽守道初名巽自以更名應舉非是當祭必稱巽少

孤貧無師自力於學里人聘為子弟師主人瞯其每食

舍肉密歸遺母為設二器馳送乃肯食肉隣媪皃無不

歎息感動

蔡定會稽人家世微且貧父革依郡獄吏傭書以生資定使學遊鄉校稍稍有稱郡獄吏一日坐舞文法被繫革以詿誤年七十餘矣法當免繫鞫胥削其年籍而入之罪且與獄吏等條具定切痛念父當耆年以非大辜隨獄犴每詣府號愬請代弗許請効命於戎行弗許請隸王府為兵又弗許定知父終不可贖也仰而呼曰天乎將使定坐視父纆徽纆乎父老耄不應連繫傭書罪不應與獄吏等理明矣而無所云愬父老而刑定之生

其何益乎定圖死矣庶有司哀憐而釋父則雖死無憾
矣於是預為志銘其墓又為狀若詣府者結置袂間叙
陳致死之由蘄其父之必免也以建炎元年十二月甲
申自赴河死府帥聞之驚曰真孝立命出革
戚同文楚邱人為儒幼孤祖父攜育於外氏奉養以孝
聞祖母卒晝夜哀號不食數日鄉里為之感動有不循
孝悌者同文必諭以善道卒門人追號堅素先生
蔡沈少從朱熹遊熹晚欲著書傳未及為遂以屬沈洪

範之數學者久失其傳元定沈名父沈獨心得之然未及論著曰成吾書者沈也沈受父師之託潛心反覆者數十年然後成書發明先儒之所未及始從元定謫道州父子相對常以理義自怡悅元定殁徒步護喪以還有遺之金而義不可受者輒謝却之曰吾不忍累先人也

陸九齡十歲喪母哀毀如成人稍長從父兄講學益力父賀以學行為里人所宗嘗采司馬氏冠昏喪祭儀行于家九齡繼其父志益修禮學治家有法闔門百口男

女以班各供其職閨門之内嚴若朝廷

弟九韶隱居山中晝之言行夜必書之其家累世義居一人最長者為家長一家之事聽命焉歲遷子弟分任家事各有主者九韶以訓誡之辭為韻語晨興家長率衆子弟謁先祠畢擊鼓誦其辭使列聽之子弟有過家長會衆子弟責而訓之不改則撻之終不改度不可容則言之官府屏之遠方焉

陳烈侯官人篤於孝友居親喪勺飲不入口五日自壯

及老奉事如生學行端飭動遵古禮里中敬之冠婚喪祭請而後行

金蒲察琦襲謀克官講議所受陳言文字崔立之變琦至家母氏方晝寢驚而寤琦問阿母何為母曰適夢三人潛伏梁間故驚寤琦跪曰梁上人鬼也兒意在懸梁阿母夢先見耳家人輩泣勸曰君不念老母與母止之曰勿勸兒所處是矣即自縊時年四十餘琦性沉靜好讀書知古今事其母完顏氏以孝謹稱

元許譙生數歲而孤甫能言世母陶氏口授孝經論語入耳輒不忘稍長肆力於學篤於孝友有絶人之行

陳櫟年三歲祖母吳氏口授孝經論語輒成誦性孝友尤剛正日用之間動中禮法

劉健父濬為連江縣寧善鄉廵檢至正間為江西賊王善所殺健亦被獲以死拒賊善義之使斂濬屍瘞之健歸請兵於帥府以復父讎弗聽健盡散家資結死士百人詐為工商流丐入賊中夜半發火大譟賊驚擾自相

屠戮健手斬殺其父者張破四并擒善及冦首陳百祥來獻磔之事聞贈濬福建行省檢校官授健古田縣尹孫轍幼孤母蔡氏教之知警策自樹立比長學行純篤事母甚孝與人言一以孝弟忠信為本吳澄甞叙其集曰所謂仁義之人其言藹如也

以上士之敬親

御定孝經衍義卷九十二

士之孝

事君忠

易觀六四觀國之光利用賓於王

程頤傳曰聖明在上則懷才抱德之人皆願進於朝廷輔戴之以康濟天下四既觀見人君之德國家之治光華盛美所宜賓於王朝效其智力上輔於君以

施澤天下故云利用賓於王也古者賢德之人則人君賓禮之故士之仕進於王朝則謂之賓

象曰觀國之光尚賓也

臣按易含萬象為例非一四雖近君之位然國之光所及者遠天下之士皆見之故皆志願登進王朝以行其道名位雖卑微其中心誠欲近君也夫子於觀四發尚賓之義賓者周官所謂以鄉三物教萬民而賓興之葢以鄉飲酒之禮賓賢才也鄉

之秀士或用鄉遂之吏故比長之畀也亦一命之士矣而其不安於小成者升之國學故有鄉所論之士有司徒所論之士有樂正所論之士則國子亦在其中至於政官之所論則諸侯之所賓禮而貢於王者亦在其中矣諸侯嗣立亦以士服入見天子故本義兼朝覲仕進為說然則觀國之光者豈必居近君之地哉惟其國之光所及者遠所以士之願忠者衆也然而司徒之所教以孝友樂正

之所教以孝德經曰事父孝故事君忠葢始於為
孝子終於為忠臣其間則自卿大夫以上至於天
子皆賓之矣士其可不自貴重也哉

書立政庶常吉士

蔡沈傳曰既條陳歴數文武之衆職而總結之曰庶
常吉士庶衆也言在文武之廷無非常德吉士也

其惟吉士用勱相我國家

臣按漢孔氏釋多士則曰殷大夫士唐孔氏云經

止云士而知有大夫者以經云簡迪在王庭有服在百僚其意言將任為王官以為大臣不惟吉士而已士者在官之總號故言士也此篇既條列内外大小之衆官而總之以庶常吉士葢有常德之善士是即成德之彥也文武之時恒儲養此士以為衆官之選或有其才而未任之以事如三俊次補三宅之類是也又公卿大夫皆出於樂正所造之士古之官材者從微至著其命數自一至九亦

以累加未有驟至通顯者然當其為士而其能勸相國家先王已灼然有見其然也葢亦從本原之地而觀之耳何者孝為吉德反是為凶德吉士者正以其有吉德而命之也故克家之子必為勸相之臣矣

詩大雅文王篇名其三章曰世之不顯厥猶翼翼思皇多士生此王國王國克生惟周之楨濟濟多士文王以寧

臣按公羊傳世卿非禮王制大夫不世爵左氏說

卿大夫得世祿不得世位父為大夫死子得食其故采而有賢才則復升父故位故此詩言凡周之士不顯亦世而毛傳以為世祿葢經文指言士嫌於卿大夫亦世也孔氏因箋有世世在位之文遂以世顯之人為諸侯公卿大夫以古之正法言之雖諸侯嗣立亦以士服入見天子王朝公卿大夫之子弟則皆樂正所造之士也葢未有生而諸侯公卿大夫者士者男子成名之大號亦公卿大夫

之總稱所以然者正緣公卿大夫由士而升進耳故士相見禮賈公彥云新出仕以士為先後更有功乃更升為大夫已上故以士為總號也多士之心願生多士此其公忠為國與共休戚猶之頌其君子既孝而嗣子又孝永錫爾類之義也自文王之身則以世顯之多士而寧自文王在上之靈則又以世顯之多士所願生之多士而寧也

禮記曲禮士有獻於國君他日君問之曰安取彼再拜

稽首而後對

臣按士微也微者而得以貢獻於至尊此猶之子弟之獻其父母若宗子矣然其禮節之間抑何謹也註曰起敬也得古人教忠之大法矣子曰事君盡禮人以為諂也又曰拜下禮也今拜乎上泰也雖違衆吾從下故教忠必自敬始不敬則無所不為矣況士當進身之始乎

內則四十始仕方常也物事也出謀發慮道合則服從從君不

可則去

臣按曲禮曰四十曰强而仕呂氏曰古者四十始命之仕仕者為士以事人治官府之小事也然則所治者雖小事而出謀發慮不過乎物必揆之於理合從否去不苟為祿仕必度之義命此其所以為精白一心也

表記子曰唯唯當為雖天子受命於天士受命於君

臣按自卿大夫以下莫不受命於君者故以雖字

發辭言天子亦不自專也府史胥徒之屬不得受
命於君則士之所以不得自畀也事君者將順其
美匡救其惡不惟其以從君之命為忠也故君命
順則臣有順命承之也君命逆則臣有逆命弼之
也若始仕之時不如此義依阿茍且以至於公卿
大夫則無望此矣故君子甚重乎其始進也

射義士以采蘩為節

陳澔集説曰采蘩之詩言夫人不失職葢夫人無外

事祭事乃其職也惟敬以從事是為不失職士之事君何以異此士之射以此為節者所以樂不失職

臣按臣道妻道皆無成而代有終也故取采蘋采蘩之二詩以為卿大夫士之射之節然采蘩者諸侯大夫之詩而士取以為節故古註斷章以為是被首飾之僮僮竦敬也夙夜在公事也早夜在事之謂也張官設府而為卿大夫則可以自為政但脩其未仕所學先王之法則可以為節在士則亦惟敬以從事

是謂不失職而已此循法與不失職之分也

周禮天官冢宰宰夫之職三曰司上士中士掌官法以治目每事各有成法如綱之有目四曰旅下士掌官常以治數謂當纖悉數其科條而治理之

臣按此宰夫所以別異八職以備王之指斥呼名也六官之屬上事八人中士十六人下士三十有二人雖轉相副貳而皆王臣也則各有事君之義焉脩乃職考乃法待乃事以聽王命所以盡其忠

也其或不共則邦有大刑雖府史胥徒且不得而
假免況司旅乎
夏官司馬百人為卒卒長皆上士二十五人為兩兩司
馬皆中士五人為伍伍皆有長
臣按卒長旅師也兩司馬閭胥也伍長比長也然
則天子六軍之中其卒長足以當列國之軍將矣
但曰成國不過半天子之軍而已哉其有討於諸
侯也名位義數已足以震讋於人而其人固皆德

行道藝之所賓舉有勇知方之士也此王師之所以無敵也若夫戰陳無勇非孝也則不得獻之為賢能而加之一命再命三命矣此官之制所以在乎平日則司徒所升司馬論之及徵發則司馬所選司徒教之也士不素具文武之畧雖膺一命亦難言不失職矣

司士作之謂使之也士適四方使為介

鄭康成注曰士使謂士以王命使也介大夫之介也

春秋傳曰天王使石尚天子之士來歸脤

臣按使以不辱命為忠也然使其所當使斯可以受命而行矣然則石尚歸脤葢無貶辭不與劉夏逆后為一例也

儀禮燕禮士立於西方東面北上此是士之定位

羞膳者與執冪者皆士也

臣按士賤職褻在於燕禮則不待君揖入門徑即定位其與於執事則羞膳執冪然其自始至竣君

能逮下臣能尊君君臣懽洽不忘恭敬於是而父勉其子兄勉其弟者必在於忠矣

聘禮宰命司馬戒衆介士也衆介皆逆命猶受命也

臣按賈公彦以為不辭者是其副使之賤者故不敢辭非也周禮秋官行夫下士也掌邦國傳遽之小事雖道有難而不時必達蓋亦有時無擯介而單行者不聞其君有命而敢辭也然則不辭者非闕別故也且乘傳騎驛屬有他故不以時至必達

王命士卑故不敢辭勞辱也況於為介乎士固以不避遠不違難為忠也

左傳鄭伯將伐許五月甲辰授兵於大宫公孫閼鄭大夫與潁考叔爭車潁考叔挾輈車轅以走子都閼字拔棘以逐之及大逵弗及子都怒庚辰傅於許潁考叔取鄭伯之旗蝥弧旗名以先登子都自下射之顛隱公十一年

臣按禮言戰陳無勇非孝也考叔舍羮遺母感悟莊公當時君子稱其純孝伐許之役率先登城可

謂明於大義矣爭車挾輈疑於勇而犯上其忠固不可及也于都非人哉乃以私憾殺國士幾誤乃公事也

齊侯田於沛招虞人以弓不進公使執之辭曰昔吾先君之田也旃以招大夫弓以招士皮冠以招虞人臣不見皮冠故不敢進乃舍之仲尼曰守道不如守官君子韙之昭公二十年

臣按周官有山虞澤虞山虞每大山中士四人下士

八人中山下士六人小山下士二人其職若大田獵則萊（除其草萊）山田之野及弊田（田者止也）植（樹也）虞旗於中致禽而珥（取禽左耳以知獲數）焉澤虞每大澤大藪中士四人下士八人中澤中藪下士六人小澤小藪下士二人其職若大田獵則萊澤野及弊田植旌以屬禽諸侯之國或殺焉亦必以庶士為之也孟子引此及孔子之言則曰志士不忘在溝壑勇士不忘喪其元是稱其能士此言守道不如守官林

氏曰君招當往道之常也非物不進官之制也是

稱其能官能士能官忠矣

國語魯語士朝而受業晝而講貫夕而習復夜而計過

無憾而後即安

臣按此公父文伯之母所以訓其子者也列舉天

子諸侯公卿大夫及士庶人而以王后公侯之夫

人卿之内子大夫之命婦列士庶士之妻對舉則

士者兼列士庶士言之列士元士也位卑任輕雖

有職事不廢講習所謂學古入官也計過而無憾

益其不愧於爾室屋漏所以不愧於大庭廣衆也

故曰進思盡忠退思補過

齊語今夫士羣萃而州處閒燕則父與父言義子與子言孝其事君者言敬其幼者言悌少而習焉其心安焉不見異物而遷焉是故其父兄之教不肅而成其子弟之學不勞而能夫是故士之子恒為士

臣按此管子之所以定民之居成民之事者也其

治齊雖變古法要本古意鄭氏士冠禮目錄云童子任職居士位又曰古者四民世事士之子恒為士正引此齊語之文然則羣萃州居之中則有已事君者有未事君者故曰其事君者言敬大學傳言為人臣止於敬敬者忠之則也是故其政之成也民皆勉為善與其為善於鄉也不如其為善於里與其為善於里也不如為善於家士莫敢言一朝之便皆有終歲之計莫敢以終歲之議皆有終

身之功夫為善於家以至於有終身之功此經之所謂始於事親中於事君終於立身者盡是矣伯國之士豈遂能然如其言也亦足以為士矣

論語子使漆雕開仕對曰吾斯之未能信子說

臣按此所謂仕如四十強仕之仕呂氏所謂士以事人治官府之小事者也孔疏強有二義一則四十不惑是知慮強二則氣力強也然則知慮強故可方物出謀發慮氣力強故可以任勞辱之事也

按家語漆雕開少孔子十一歲習尚書不樂仕孔子使之仕葢與之十年以長與於子羔子賤之屬其年未及强而仕者也書以道政事則其所習者可以施之於人也開之自反未是不惑之境雖已見大意或於細微處有所未盡或見得如此自恐行之不能無過差故直云吾斯之未能信是開之工夫學力在不自欺不自欺則反身而誠反身而誠則順親信友獲上一以貫之亦習見孔子自不

慼至知命十年中氣象不同故有所待也其所至

豈可量哉

子路使子羔為費宰子曰賊夫人之子

臣按鄭氏喪服子夏傳室老士貴臣及禮記雜記士居堊室注皆謂邑宰為士也疏曰孤卿大夫有采邑者有邑宰若公山弗擾為季氏費宰子羔為孟氏郕宰之類皆為邑宰也則有朝廷之士又有邑宰之士也又傳都邑之士則知尊禰大夫及學

士則知尊祖疏曰士下對野人上對大夫則此士所謂在朝之士并在城郭士民知禮義者總謂之為士也學士謂鄉庠序及國之大學小學之士文王世子亦云學士雖未有官爵以其習四術閑六藝知祖義父仁之禮故敬父遂尊祖也又玉藻居士錫帶亦謂道藝處士也然則士者極其貴則天子之元士也諸侯免喪以士服見天子也天子諸侯之卿為卿士也諸侯之卿大夫入於王朝稱士

也此與經之所謂士逈然異矣邢昺以為此經戒諸侯之士而天子之士從可知也臣竊以春秋之時列國皆用世臣不仕於大夫則終身不仕矣邑宰之士則亦有祿位者故廣其義錄子路使子羔為費宰之一條亦以見人民社稷不可以不學而理其害至於必不能保祿位守祭祀故夫子以賊夫人之子警之也子羔之守郈未知其與此孰先孰後而蟹筐蠶績之語能使不弟之人勉而從禮

意者其學成之後乎邑宰之於采地孤卿大夫皆
臣也邑事理邑人治斯為忠矣若學士處士雖無
祿位而有保之之理與經義亦有可通又曲禮曰
士死曰不祿謂士有祿位也若學士則不死而祿
位必及之矣處士則有寧死而不受祿位者矣漆
雕開學士也後世有隱君子不就徵辟或强起而
終辭之者處士也皆得而採錄焉其於愛敬其親
固無出處之異也其公府州郡曹掾則亦上從士

列葢雖為長官辟除非復古之府史矣

子貢問曰何如斯可謂之士矣子曰行己有恥使於四方不辱君命可謂士矣

朱熹曰行己有恥則不辱其身使能盡職則不辱君命

曰敢問其次曰宗族稱孝焉鄉黨稱弟焉

朱熹曰孝弟豈不是第一等人而聖人未以為士之上者僅能使其身無過而無益於人之國守一夫之

私行而不能廣其固有之良心也

曰敢問其次曰言必信行必果硜硜然小人哉抑亦可以為次矣

朱熹曰硜硜小人亦可為士者其識量雖淺而非惡也至其所守雖規規於信果之小節然與誕謾苟賤之人則不可同日語矣

曰今之從政者何如子曰噫斗筲之人何足算也

臣按使不辱命是其忠之見於事者孝弟忠順之

本也言信行果則如荀息不食其言亦忠於所事也夫子子貢俱見當時士之中尚有此三等之人故隱然為之評論而從政為大夫者無之葢世胄躡高位英俊沈下僚可慨也

子張曰士見危致命見得思義祭思敬喪思哀

臣按義敬哀皆言思而致命不言思葢變故當前合死不合死更無疑惑然則見危非特見其事勢亦并見其道惟有一死而已若此時更一轉念則

貪生怖死之念生矣見得思義之見却是見其可以取可以無取故必充類至義之盡或辭或受亦非膠固若全是不義之財則亦不待於思矣

賈誼洛陽人也年十八歲以能誦詩書屬文稱於郡中河南守吴公聞其秀材名置門下文帝初立聞河南守吴公治平為天下第一徵以為廷尉廷尉乃言誼年少頗通諸家之書文帝召以為博士是時誼年二十餘最為少每詔令議下諸老先生未能言誼盡為之對人人

各如其意所出諸生於是以為能文帝說之超遷歲中至太中大夫

臣按司馬遷以賈誼與屈平同傳以誼之所以自喻見疎被適懷忠未盡者然也然而漢文非楚懷之比諸法令所更定及列侯就國其說皆誼發之誼之言要皆可試帝特謙讓未遑耳其知誼不為不深誼之感帝之知宜何如報而蘇軾譏其立談之間而遽為人痛哭哉且其上疏陳政事欲有所

匡建在帝之思誼而徵之夜半前席歎為不及之後則未可謂立談之間而遽為人痛哭也使誼而依阿絳灌以任公卿然後乃吐其忠言有所匡建則何異枉尺直尋之見乎故蘇軾之責望不能深交絳灌者亦縱横之術也誼之事君也忠矣

董仲舒少治春秋孝景時為博士下帷講誦弟子傳以久次相授業或莫見其面葢三年不窺園其精如此進退容止非禮不行學士皆師尊之武帝舉賢良文學之

士前後百數而仲舒以賢良對策焉對既畢天子以仲舒為江都相事易王王帝兄素驕好勇仲舒以禮匡正王敬重焉久之王問仲舒曰粤王句踐與大夫泄庸種蠡謀伐吴遂滅之孔子稱殷有三仁寡人亦以為粤有三仁仲舒對曰昔者魯君問柳下惠吾欲伐齊何如柳下惠曰不可歸而有憂色曰吾聞伐國不問仁人此言何為至於我哉徒見問爾且猶羞之況設詐以伐吴乎由此言之粤本無一仁夫仁人者正其誼不謀其利明

其道不計其功是以仲尼之門五尺童子羞稱五伯為其先詐力而後仁義也王曰善仲舒為人廉直公孫弘治春秋不如仲舒而弘希世用事位至公卿仲舒以弘為從諛弘嫉之膠西王亦上兄也尤縱恣數害利二千石弘乃言於上曰獨仲舒可相膠西王膠西王聞仲舒大儒善待之仲舒恐久獲辠病免凡相兩國輒事驕王正身以率下數上疏諫爭教令國中所居而治及去位歸不問產業以脩學著書為事其對策推明孔氏抑黜

百家立學校之官州郡舉茂才孝廉皆自仲舒發之所著皆明經術之意

臣按仲舒非漢羣儒所能逮也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非窮理盡性之君子其孰能言之哉武帝之罷黜百家表章六經廣厲學官興廉舉孝徼天人之策不至此不負所學忠莫大焉事江都膠西兩驕王進退從容不忘諫爭無愧夙夜匪懈之臣節矣宦雖不達以視夫希世用事位至

公卿者奚啻天壤哉斯可謂之士矣

上使使束帛加璧安車以蒲裹輪駕駟迎申公弟子二人乘軺傳從至見上上問治亂之事申公時已八十餘老對曰為治者不在多言顧力行何如耳是時上方好文辭見申公對默然

轅固以治詩孝景時為博士後為清河太傅疾免武帝初即位復以賢良徵諸儒多嫉毀曰固老罷歸之時固已九十餘矣公孫弘亦徵仄目而視固固曰公孫子務

正學以言無曲學以阿世

臣按申公胥靡於楚戊申公傳楚太子戊及立為楚王胥靡申公胥靡末隷微賤之人也轅固刺豕於竇后太后好老子書固曰此是家人言耳太后怒使入圈刺豕既以直諒不能取容於世暨乎耄年篤志執節申公對武帝以不在多言轅固教公孫以無為曲學知言哉此其憂在於世道人心而區區之誠忘其為賤且老也二子即未嘗以忠顯可不謂忠乎

王式事免中徐公及許生為昌邑王師昭帝崩昌邑王嗣立以行淫亂廢昌邑羣臣皆下獄誅惟中尉王吉郎中令龔遂以數諫減死論式繫獄當死治事使者責問曰師何以無諫書式對曰臣以三百五篇朝夕授王至於忠臣孝子之篇未嘗不為王反覆誦之也至於危亡失道之君未嘗不流涕為王深陳之也臣以三百五篇諫是以無諫書使者以聞亦得減死論

臣按王式授詩王賀亦昌邑之臣也與王吉龔遂

俱得減死其後以諸弟子彊勸就徵詔除博士恥為江翁豎子所辱遂謝病歸知其誦說忠孝深陳危亡非飾說也師保救諫式居其職固無忝云

路溫舒父為里監門使溫舒牧羊溫舒取澤中蒲截以為牒編用寫書稍習善求為獄小吏因學律令轉為獄史縣中疑事皆問焉太守行縣見而異之署決曹史又受春秋通大義舉孝廉為山邑丞坐法免復為郡吏元鳳中廷尉光以治詔獄請溫舒署奏曹掾守廷尉史宣

帝即位溫舒上書言宜尚德緩刑其畧曰秦有十失其一尚存治獄之吏是也秦之時羞文學好武勇賤仁義之士貴治獄之吏正言者謂之誹謗遏過者謂之妖言故盛服先生不用於世忠良切言皆鬱於胸譽諛之聲日滿於耳虛美熏心實禍蔽塞此秦之所以亡也又曰烏鳶之卵不毀而後鳳凰集誹謗之罪不誅而後良言進惟陛下除誹謗以招切言開天下之口廣箴諫之路省法制寬刑罰以廢治獄則太平之風可興於世上善

其言遷廣陽私府長内史舉温舒文學髙第遷右扶風丞

臣按温舒職在治獄因以納忠宣帝綜覈名實其亦嚮於刑名家者於即位之初而進尚德緩刑之說仁人之言其利溥哉其指言治獄之吏正由不敢斥尊耳原秦之所以失而及於方今之太平未洽也願除誹謗招切言廣箴諫省法制寛刑罰此班書之所謂辭順而意篤者也其初舉孝廉後舉

文學眞不愧哉乃復上書願給廝養暴骨方外以盡臣節亦慨然有志於使於四方不辱君命者也

杜欽白虎殿對策曰臣聞天道貴信地道貴貞不信不貞萬物不生生天地之所貴也王者承天地之所生理而成之昆蟲草木靡不得其所王者法天地非仁無以廣施非義無以正身克己就義恕以及人六經之所上也不孝則事君不忠涖官不敬戰陳無勇朋友不信孔子曰孝無終始而患不及者未之有也孝人行之所先

也觀本行於鄉黨考功能於官職達觀其所舉富觀其所予窮觀其所不為乏觀其所不取近觀其所為主遠觀其所主取人之術也臣聞玩色無厭必生好憎之心好憎之心生則愛寵偏於一人愛寵偏於一人則繼嗣之路不廣嫉妬之心興矣惟陛下純德普施無欲是從則衆庶咸說繼嗣日廣海内長安萬事是非何足備言

臣按班史贊欽以建始之初深陳女戒終如其言庶幾乎關雎之見微非夫浮華博習之徒所能規

也臣觀其諧白虎對策問人行何先則稱經以對可謂知本玩色之戒誠拂心逆指之言而忠君憂國不能自已昭陽禍水注見正宮闈君以是終夫謂之見微審矣欽之為大將軍軍武庫令本由王鳳奏請然其述周公穰侯武安三事之跡以為法戒補過將美欲抑損鳳權不亦善乎

朱雲為博士成帝時丞相故安昌侯張禹以帝師位特進甚尊重雲上書求見公卿在前雲曰今朝廷大臣上

不能匡君下不能益民皆尸位素餐孔子所謂鄙夫不可與事君苟患失之亡所不至者也臣願賜尚方斬馬劍斷佞臣一人以厲其餘上問誰也對曰安昌侯張禹上大怒曰小臣居下訕上廷辱師傅罪死不赦御史將雲下雲攀殿檻檻折雲呼曰臣得下從龍逢比干遊於地下足矣未知聖朝何如耳御史將雲去於是左將軍辛慶忌免冠解印綬叩頭殿下曰此臣素著狂直於世使其言是不可誅其言非固當容之臣敢以死爭慶忌

叩頭流血上意解然後得已及後當治檻上曰勿易因而輯之以旌直臣雲自是之後不復仕常居鄠田時出乘牛車從諸生所過皆敬事焉年七十餘終於家

梅福字子真九江壽春人也少學長安明尚書穀梁春秋為郡文學補南昌尉後去官歸壽春數因縣道上言變事求假軺傳詣行在所條對急政輒報罷是時成帝委任大將軍王鳳鳳專勢擅朝而京兆尹王章素忠直譏刺鳳為鳳所誅王氏浸盛災異數見羣下莫敢正言

福復上書譏切王氏終不見納福居家常以讀書養性為事至元始中王莽顓政福一朝棄妻子去九江至今傳以為仙其後人有見於會稽者變姓名為吳氏門卒云

臣按朱雲梅福皆以孤遠小臣抗節直言不避權貴後世之士徼折檻之事傳仙尉之名而依阿苟從頑懦鄙薄之風亦可以少息焉夫雲之晚節𤰞車過從福之全性市門君子既嘉二子之忠而又

歎其合於易之所謂知微知彰知柔知剛介石貞

吉也

宋均以父任為郎調補辰陽長以祖母喪去官後為謁者會武陵蠻反圍武威將軍劉尚詔使均乗傳發江夏奔命三千人往救之尚沒會伏波將軍馬援至詔因令均監軍與諸將俱進則拒阸不得前及馬援卒於師軍士多温濕疾病死者大半均慮軍遂不反乃與諸將議曰今道遠士病不可以戰欲權承制降之何如諸將皆

伏地莫敢應均曰夫忠臣出境有可以安國家專之可也乃矯制調伏波司馬呂种守沅陵長命种奉詔書入賊營告以恩信因勒兵隨其後蠻人震怖即共斬其大帥而降於是入賊營散其衆遣歸本郡為置長吏而還均未至先自劾矯制之罪光武嘉其功迎賜以金帛令過家上冢其後每有四方異議數訪問焉

臣按周禮行夫乘傳騎驛雖道有難而不時必達行夫下士為之公羊傳出境有可以安社稷全國

家者專之可也武陵之役均之乘傳奔走斯其職矣矯制立功應經義矣孔子曰使於四方不辱君命可謂士矣此數美者均也有焉不亦忠矣乎

元和元年詔告廬江太守東平相以毛義廬江人鄭均東平人故告二郡守相也曰議郎鄭均束脩安貧恭儉節整前在機密以病致仕善守貞固黃髮不怠又前安邑令毛義躬履遜讓比徵辭病淳潔之風東州稱仁書不云乎彰厥有常吉哉其賜均義穀各千斛常以八月長吏存問賜羊酒顯茲

異行明年帝東巡過任城乃幸均舍敕賜尚書禄以終其身時人號曰白衣尚書

臣按士去廉讓則無以成名君舍廉讓則無以取人孟子稱伊尹一介不以與人一介不以取諸人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伯夷伊尹孔子皆不為也廉讓之風微則世道從而微矣諺不云乎仕宦不止車生耳出車兩旁古重較也卿士之車持禄固位之臣恒言奉法遵職庶無罪悔主恩甚深不忍卒去也

聖門斥之為鄙夫良史題之以巧宦矣廉讓之士其或未嘗出謀發慮自見於一時趨走奔馳自効於一官然其難進易退寡欲易足之風所以愧厲天下者必足賴也忠之屬也鄭均兄為縣吏頗受禮遺均數諫止不聽則脫身為傭歲餘得錢帛歸以與兄曰物盡可復得吏坐贓終身捐棄兄感其言遂為廉潔東觀記曰均失兄眷顧孤兄子甚篤已冠娶妻出令別居並門盡推財與之使得一專其

母然後隨護視賑給之其一不屈於郡將再不詣於司徒一舉直言再徵公車卒以病免此其素尚有不可易也毛義奉檄而喜為其母屈母死去官徵辟不至猶斯志也元和詔書所以興廉讓抑亦所以勸忠也歟

魏邴原別傳太子為五官中郎將天下向慕賓客如雲而原獨守道持常自非公事不妄舉動太祖微使人從容問之原曰吾聞國危不事冢宰君老不奉世子此典

制也於是乃轉五官長史太子燕會衆賓百數十人太子建議曰君父各有篤疾有藥一丸可救一人當救君耶父耶衆人紛紜或父或君原時在坐不與此論太子諮之於原原勃然對曰父也太子亦不復難之

臣按事父義兼愛敬母之於子先取其愛而敬在其中君之於臣先取其敬而愛在其中夫惟敬父故敬母愛父故愛君也經曰資曰移疏引撥神契云士行孝曰究以明審為義正以此資與移之義

須明審之也原於此義究之深矣故一言以斷之

曰父也

晉虞悝望並有士操孝弟廉信為鄉黨所稱譙王承臨州檄為長史未到遭母喪會王敦作逆承往弔悝因留與語曰吾受一方欲率所領馳赴朝廷卿兄弟南夏之翹雋而智勇遠聞古人墨經即戎況今鯨鯢塞路王室危急安得遂罔極之情忘忠義之節乎悝望對曰王敦一旦搆逆圖危社稷此天地所不容人神所忿疾悝兄

弟並受國恩敢不自奮乃命悝為長史望為司馬督護諸軍湘東太守鄭澹不順承旨遣望討之直入郡斬澹以徇四境及魏乂來攻望每先登力戰而死城破悝為乂所執將害之子弟對之號泣悝謂曰人生有死闔門為忠義鬼亦何恨哉

臣按虞悝兄弟並位微力弱矢報國恩卒成忠鬼雖起兵討逆主之者刺史而悝忠於其主不獨為其長也

陶潛字淵明晉大司馬侃之曾孫也少有高趣嘗著五柳先生傳以自況時人謂之實錄親老家貧起為州祭酒不堪吏職少日自解而歸州召主簿不就後為鎮軍建威參軍謂親朋曰聊欲絃歌以為三徑之資可乎執事者聞之以為彭澤令郡遣督郵至縣吏白應束帶見之潛歎曰吾不能為五斗折腰向鄉里小人即日解印綬去職賦歸去來辭以遂其志義熙末徵為著作佐郎不就潛弱年薄宦不潔去就之迹自以曾祖晉世宰輔

恥復屈身後代自宋武帝王業漸隆不復肯仕所著文章皆題其年月義熙以前明書晉氏年號自永初以來唯云甲子而已

臣按陶潛以親老家貧則為祿仕不堪吏職不能束帶見鄉里小人既已再解官徵著作不起永初而後鴻冥龍潛顏延年誄序稱曰有晉徵士陶淵明其不肯屈身後代之意亦已微而顯矣誄辭言孝惟義養道必懷邦又曰爵同下士祿等上農盍

聊欲絃歌以為三徑之資固不必自諱也卷舒在己足以供魚菽之祭而已不然而三徑之資復以何為限允宜謚之為靖節徵士也

梁江子一侯景陷歷陽自横江將渡子一帥舟師千餘人於下流欲邀之其副董桃生走子一乃退還南洲收餘衆步赴建業見於文德殿帝怒之具以事對且曰臣以身許國常恐不得其死今日之事何所復惜不死闕前終死闕後耳及城被圍開承明門出戰子一及弟子

四子五並力戰直前賊坐甲不起子一引矟撞之賊縱突騎衆並縮子一刺其騎騎倒矟折賊解其肩時年六十二弟曰與兄俱出何面獨旋乃免冑赴敵子四矟洞胸死子五傷脰還至塹一慟而絶賊義子一之勇歸之面如生

臣按子一兄弟年力就衰名位未達而臨危致身力戰赴敵子一解肩子四洞胸子五傷脰並遺體分裂不得全歸忠可移君道有所在名立後世夫

何愧焉

乾隆御覽之寶

御定孝經衍義卷九十二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御定孝經衍義卷九十三

詳校官中書臣羅錦森

編修臣倉聖脈覆勘

總校官檢討臣何思鈞

校對官中書臣高中

謄録監生臣于世弟

御定孝經衍義卷九十三

士之孝

事君忠

唐姚思廉隋時為代王侍讀高祖定京師府僚皆奔亡獨思廉侍王兵將升殿思廉厲聲曰唐公起義兵本安王室若等不宜無禮於王衆皆却布列階下帝義之聽扶王至順陽閤泣辭去觀者歎曰仁者有勇其此人乎

俄受秦王府文學王討徐圓朗嘗語隋事慨然歎曰姚思廉蒙素刃以明大節古所難者時思廉在洛陽遣使遺物三百段致之曰景想義節故有是贈

臣按思廉太宗朝以藩邸舊恩凡政事得失許密以聞因盡展無諱太宗將幸九成宫思廉以為離宫遊幸是秦皇漢武事非堯舜禹湯所為其在隋表父祭遺言修梁陳二史及為著作時推究綜括諸儒之言以卒父業可謂忠孝出於其性具奮然

蒙素刃以伸大義者又非激於一時之意氣為可知也

馬周初至長安舍中郎將常何家貞觀五年詔百官言得失何武人不涉學周為條二十餘事皆當世所切太宗怪問何何曰此非臣所能家客馬周教臣言之客忠孝人也帝即召之未至道使者四輩敦趣及謁見與語帝大悅詔直門下省明年拜監察御史奉使職稱帝以何得人賜帛三百疋周上疏臣每讀前史見忠孝事未

嘗不廢卷長想思復其跡臣不幸早失父母犬馬之養已無所施事可為者惟忠義而已是以徒步二千里歸於陛下陛下不以臣愚擢臣不次竊自惟念無以論報輒竭區區惟陛下所擇

臣按周疏首言大安宮牆宇門闕方紫極為卑小太上皇雖志清儉愛惜人力陛下不敢違而四方觀聽者不足願營雉堞門觀務從高顯稱四方之望以昭大孝又言太上皇春秋高陛下宜朝夕視

膳令避暑九成宮去京三百里而遠太上皇思感欲即見陛下何以能逮且太上皇留熱處而陛下走涼處溫凊之道有所未安又言聖人之化天下莫不以孝為本故曰孝莫大於嚴父嚴父莫大於配天國之大事在祀與戎孔子亦言吾不與祭如不祭自陛下踐祚宗廟之享未嘗親事竊惟聖情以乘輿一出所費無藝故忍孝思以便百姓而一代史臣不書皇帝入廟何以貽厥孫謀示來葉耶

臣知大孝誠不在俎豆之間然聖人訓人必以己先之示不忘本也凡周所敷奏動中事會而以輔翼聖孝為先常何曰客忠孝人也知人哉

狄仁傑初舉明經調汴州參軍為吏誣訴黜陟使閻立本召訊異其才謝曰仲尼稱觀過知仁君可謂滄海遺珠矣薦授并州法曹參軍親在河陽仁傑登太行山反顧見白雲孤飛謂左右曰吾親舍其下瞻悵久之雲移乃得去同府參軍鄭崇質母老且疾當使絕域仁傑謂

曰若可貽親萬里憂乎請長史藺仁基請代行仁基咨美其誼時方與司李孝廉不平相語曰吾等可少愧矣則相待如初每曰狄公之賢北斗以南一人而已

臣按武后攘竊神器仁傑蒙恥奮忠以權定謀卒復唐室功葢一時葢天下後世知其忠在於反周為唐而觀過知仁之稱斗南一人之目自其為參軍時已少見其概也夫以孤雲瞻悵則思其親絶域請行欲代其友一致之性可以無所不通斯其

周旋女主之朝神人諒之矣取日虞淵洗光咸池
固掌握中事爾
元結少不羈十七乃折節向學舉進士擢上第復舉制科會天下亂沈浮人間國子司業蘇源明見肅宗問天下士薦結可用時史思明攻河陽帝將幸河東召結詣京師問所欲言結自以始見軒陛拘忌諱恐言不能悉情乃上時議三篇帝悅曰卿能破朕憂擢右金吾兵曹參軍攝監察御史爲山南西道節度參謀募義士於唐

鄧汝蔡降劇賊五千瘞戰死露胔於泌南名曰哀丘史思明亂帝將親征結言賊鋭不可與爭宜折以謀帝善之因命發宛葉軍挫賊南鋒結屯泌陽守險全十有五城以討賊功遷監察御史裏行

結參來瑱府時有父母隨子在軍者結說瑱曰孝而仁者可與言忠信而勇者可與全義詎有責其忠信義勇而不勸之孝慈耶將士父母宜給以衣食則義有所存矣瑱納之

臣按結之議論方略足以制禦劇賊撫綏疲人杜甫謂得結輩數十人參錯天下為方伯天下可少安臣觀結之所已試者惜乎猶未竟其用也時議三篇忠誠懇切感動人主出參戎幕坐賊全城巧養歸樊自云漫浪久乃刺州徼蘇司業且不見軒陛天下士以浮沉人間老可勝數哉故人主莫大乎勤於求賢而大臣莫先於以人事君也

獨孤及兒時讀孝經父試之曰兒志何語對曰立身行

道揚名於後世宗黨竒之天寳末以道舉髙第補華陰尉辟李恒府掌書記代宗以左拾遺召既至上䟽陳政

臣按及所上䟽忠憤切直有禆時政其他文亦彰明善惡長於議論治行歴濠舒二州終常州葢其甫被名而䟽陳得失乃曰陛下有容下之名無聽諫之實遂使諫者稍稍自鉗口飽食相招為禄仕此忠鯁之人所以竊歎而臣亦恥之自非其志於立身揚名不肯出此也

吳武陵元和初擢進士第淮西吳少陽聞其才遣客鄭平邀之將待以賓友武陵不答俄而少陽子元濟叛武陵遺以書自稱東吳王孫曰夫勢有必不得事有必不疑徒取暴逆之名而珍物敗俗一日破亡平生親愛連頸就戮不可謂仁支屬繁衍因緣磨滅先䰟傷餒不可謂孝數百里之內拘若檻穽常疑死於左右手低徊姑息不可謂明元濟得書不悟

臣按武陵一書生馳辭以遏橫逆之衝其剖析順

逆利害去就之間何其切也元濟雖昏迷不悟固已褫其魄而喪其氣矣淮西之平固將相大臣之力彼武陵之片言亦足以伸君臣之義於天地間也

魏謩徵五世孫擢進士第文宗讀貞觀政要思徵賢詔訪其後同州刺史楊汝士薦為右拾遺謩姿宇魁秀奇異以邕管經畧使董昌齡誣其參軍方厚貶溆州司戶俄徙峽州刺史謩諫曰王者赦有罪惟故無赦比昌齡

專殺不辜事跡暴章獄窮罪得特被矜貸中外以為屈法令又授刺史復使治人紊憲章乖至治不見其可有詔改洪州別駕宗室李孝本坐李訓事誅死其二女沒入宫謩上言陛下即位不悦聲色於今十年未始採擇數月以來稍留意聲伎今又取孝本女納之後宫不避宗姓大興物論臣竊惜之帝即出孝本女詔曰乃祖在貞觀時指事直言無所避每覽國史朕與嘉之謩為拾遺屢有獻納雖居位日淺朕何愛一官增直臣之氣其

以暮為右補闕

臣按暮官至宰相先後諫爭非一事其議事讜切無所回畏其忠無忝乃祖者也此二事在其始授拾遺之時剛正敢言之氣知其始終不可屈撓者矣彼專殺無辜罪不可原漁取聲妓君德之累所持者誠得大體又非彈射細故以邀忠直之名也唐書贊曰暮之議論挺挺有祖風烈詩所謂是以似之者歟暮惟念祖故能事君也

宋張齊賢孤貧力學有遠志太祖西幸齊賢以布衣獻策馬前條陳十事曰下并汾曰富民曰封建曰敦孝曰舉賢曰太學曰籍田曰選良吏曰慎刑曰懲奸内四說稱旨齊賢堅執以為皆善上怒命武士拽出之及還語太宗曰我幸西都唯得一張齊賢耳我不欲爵之以官異時可使輔汝為相也太宗擢進士以大理評事通判衡州時州鞫劫盜論皆死齊賢至治其失入者五人自荆渚至桂州水遞夫數千户困於郵役衣食多不給論

奏減其半

臣按齊賢四踐兩府九居八座以司空致仕其名位事業亦如其少所自期負矣其俛首一第出而佐州抑何留心民隱不懈於位也夫有貴仕必不卑小官有大學必不遺細務也其度量然哉

吳育少奇頴博學歷知臨安諸暨襄城三縣自秦悼王葬汝後子孫從葬皆出官官典護歲時上塚者往來呼索擾州縣育在襄城請凡官所須具成數毋容使者妄

索羊豕悉出大官由是民省供費殆半宦官過者銜之或中夜叩縣門索牛駕車育拒不應異時宗子所過縱鷹犬大暴民田入襄城境輒相戒無敢縱者

臣按史育性明果所至作教條簡疎易行而不可犯遇事不妥發發即人不能撓辯論明白使人聽之不疑觀襄城之政其信然哉必能終始如一也

育在二府其父侍問以列卿奉朝請育不自安請罷去不聽及出帥永興時侍問尚無恙肩輿迎侍

時人榮之其既貴而祿逮養使人有願然幸哉之

慕亦可云孝也

俞獻卿調昭州軍事推官會宜州陳進亂象州守不任

事轉運使檄獻卿往佐之及至守謀棄城獻卿曰臨難

苟免可乎賊至尚當力擊不勝有死而已奈何棄去初

昭州積緡錢鉅萬獻卿盡用平糴至積穀數萬及是大

兵至賴以饋軍

臣按獻卿非獨有吏幹方略也其諫救象州守不

使棄城逃死曰臨難苟免可乎置守令誠皆若是
是何足憂賊之攻剽城邑而吏望風遁哉獻卿非
獨自為忠又教人忠也可尚也史稱獻卿立朝徽
卓犖大節臣以為卓犖大節固已見於此
張述舉進士調咸陽縣主簿改大理寺丞遷太常博士
皇祐中仁宗未有嗣述上書曰生民之命繫於宗廟社
稷而繼嗣為之本匹夫有百金之產猶能定謀託後事
出於素況有天下者哉陛下承三聖之業傳之千萬年

斯為孝矣宗廟社稷未有託焉此臣所以夙夜彷徨而為陛下憂也謂宜慎擇宗親才而賢者異其禮秩試以職務俾内外知聖心有所屬則天下大幸述前後七上疏最後語尤激仁宗終不以為罪

史氏曰人臣之職當奮不顧身而庸人怯夫於國事則喑噎而不言如張述者其亦忠且果矣

臣按繼統傳重國之事固莫大乎此人主之孝亦莫大乎此也述能勉其君以孝亦自盡以忠也

王濟雍熙中上書自陳死事之孤得試學士院補龍溪主簿時調福建輸鶴翎鶴非常有物有司督責急一羽至直數百錢民甚苦之濟諭民取鵞翎代輸仍驛奏其事因詔旁郡悉如濟所陳縣有陂塘數百頃為鄉豪幹其利會歲旱濟悉導之分溉民田汀州以銀冶搆訟十年不決逮繫數百人轉運使使濟鞫之纔七日情得止坐數人再調胙城尉徙臨河主簿轉運使王嗣宗被詔舉法官以濟名聞通判鎮州牧守多勲舊武臣倨貴陵

下濟未嘗撓屈戍卒頗恣暴不法夜或焚民舍為盜一夕報有火濟部壯士數十潛往偵伺果得數輩并所盜物即斬之馳奏其事太宗大悦都校孫進使酒無賴毆折人齒濟不俟奏杖脊送闕下由是軍士畏肅

臣按史稱濟議論挺特無所畏避葢自其拜監察御史上書言事以至於遺奏猶以進賢退諛佞罷土木不急之費為言誠不愧於斯稱也濟方少時其伏棺號慟恨不能殺賊以報父仇者其忠孝出

於性哉其佐州縣爲不撓於守令豪貴而得行其志非夫士之果者不能也

李肅之通判澶州契丹泛使將過郡而樓堞圮壞肅之謂郡守曰吾州爲景德破敵之地當示雄彊令保障若是且奈何遂鳩工搆城屋千間已而中貴人銜命來視規置一新驚賞嗟異聞之朝擢知德州

臣按肅之仁宗時相迪之猶子也一門忠孝天語褒稱榮矣哉其規置澶州樓堞易壞爲成雄彊聲

實此亦非人意計所不及特郡守之忠不逮肅之姑緩置之耳弟承之為明州司法參軍郡守任情骫法人莫敢忤承之獨毅然力爭之守怒曰曹掾敢如是耶承之曰事始至公自為之則已既下有司則當循三尺之法矣守憚其言史稱肅之誨道承之能自樹立又可謂友恭也已

韓琦舉進士名在第二授將作監通判淄州入直集賢院監左藏庫時方貴高科多徑去為顯職琦獨滯筦庫

衆以為非宜琦處之自若禁中需金帛皆内臣直批旨取之無印可驗琦請復舊制置傳宣合同司以相防察又每綱運至必俟内臣監涖始得受往往數日不至暴露廡下衙校以為病琦奏罷之

臣按琦相三朝立二帝有宋社稷之臣科名甚高乃滯甲𤨏在瓷庫則言瓷庫此孔子之為委吏乘田亦必稱其職者也夫忠臣之事君也惟其所使豈徒以處之自若而人服其量哉

范純仁擢進士第調知武進縣以遠親不赴易長葛又不往父仲淹曰汝昔日以遠為言今近矣復何辭純仁曰豈可重於祿食而輕去父母耶仲淹没始出仕以著作佐郎知襄城縣凡有心疾奉之如父藥膳居服皆躬親時節之賈昌朝守北都請參幕府以兄辭宋庠薦試館職謝曰輦轂之下非兄養疾地也卒不就襄城民不蠶織勸使植桑有罪而情輕者視所植多寡除其罰民益賴慕後呼為著作林再知襄邑縣縣有牧地衛士牧

馬以踐民稼純仁捕一人杖之牧地初不隸縣主者怒曰天子宿衛令敢爾耶白其事於上劾治甚急純仁言養兵出於稅畝若使暴民田而不得問稅安所出詔釋之且聽牧地隸縣時旱久不雨純仁集境内賈舟諭之曰民將無食爾所販五穀貯之佛寺候食闕時吾為糶之衆賈從命所蓄十數萬斛至春諸縣皆饑獨境内民不知也

臣按純仁之葬也御書碑額云世濟忠直其遺表

云葢嘗先天下而憂期不負聖人之學此先臣所以教子而微臣資以事君臣觀其以父兄之養故不茍於禄位而襄城襄邑之治行則立朝之大節始基之矣葢自布衣以至宰相率此資父事君之心也

趙抃為武安軍節度推官人有赦前偽造印更赦而用者法吏當以死抃曰赦前不用赦後不造不當死讞而生之知崇安海陵江原三縣通判泗州濠守給士卒稟

不如法聲欲變守懼日未入輒閉門不出轉運使檄朴攝治之朴至從容如平時州以無事

唐介擢第武陵尉調平江令民李氏貲而吝吏有求不厭誣為殺人祭鬼岳守捕其家楚掠不肯承吏屬介訊之無他驗守怒白於朝遣御史方偕徙獄别鞫之其究與介同守以下得罪偕受賞介未嘗自言知沈丘當遼使往來道驛吏以破家為苦介坐驛門令曰非法所應給一切勿與稍毀吾什器者必執之皆帖服以去

臣按抃介皆剛正大臣名位顯赫然其能聲已著於為小吏之日也故夫為士碌碌而後致於卿大夫之地能卓然自立者少矣

沈起知海門縣縣負海地卑閭歲海潮至冒民田舍民徙以避棄其業起為築隄百里引江水灌漑其中田益闢民相率以歸至立祠

臣按起能興其縣之利為天子撫循百姓忠之屬也本以父疾棄官被劾顧得遷用宜其資以事君

者歟

鄧肅少警敏能文李綱見而奇之相倡和為忘年交入大學所與遊皆天下名士時東南貢花石綱肅作詩十一章言守令搜求擾民用事者見之屏出學欽宗嗣位對便殿補承務郎授鴻臚主簿金人犯闕肅被命詣敵營留五十日而還張邦昌僭位肅義不屈奔赴南京

臣按史稱朱弁張邵洪皓奉使全節高宗亦謂皓蘇武不能過然三人者皆假大官以行而肅被命

不過寺簿而已孔子稱使於四方不辱君命可謂

士矣肅也有焉

虞允文通判彭州權知黎州渠州秦檜當國蜀士多屏

棄檜死高宗欲收用之中書舍人趙逵首薦允文名對

謂人君必畏天必法祖宗又論士風之弊以文章進必

抑其輕浮以言語進必黜其巧偽以政事進必去其苛

刻庶可任重致遠且極論四川財賦科斂之弊上嘉納

之

臣按允文出入將相忠勤無二采石之功轉危為安要其任重致遠之器早見於召對數語史著其篤孝其資以事君大本立矣

李燾甫弱冠著反正議十四篇皆救時大務擢第知雙流縣仕族張氏子居喪而爭産燾曰若忍墜先訓乎盍歸思之三日復來迄悔艾無訟又有不白其母而鬻産者燾置之理豪强斂跡

臣按燾之在雙流蓋以教孝為先務者也燾恥為

王氏學著長篇一書其他著述甚衆反正議十四篇出於弱冠之筆豈非霜松雪柏之姿其始固已異於凡卉者耶

李衡知溧陽縣專以誠意化民民莫不敬夏秋二稅以期日牓縣門鄉無吏跡而輸送先他邑辦因任歷四年獄户未嘗繫一重囚隆興二年金犯淮堧人相驚曰寇深矣官沿江者多送其孥衡獨自浙右移家入縣民心大安盜蝟起旁境而溧陽靖宴自如帥汪澈轉運使韓

元吉等列上治狀詔進一秩

臣按衡家學淵源本於程子其曰與其進而負於君孰若退而合其道其樸忠葢由學力也登第授吳江主簿有部使者怙勢作威侵刻下民衡不忍以敲扑迎合投劾去官溧陽之政信於民寇果至自足與守故人且送笲而已獨移家也民心已安境内無盜職斯之故夫為吏其平時非有德澤下究於民而臨事又不能以身任之鮮不敗矣聲實

既喪於卑微而欲收桑榆於貴顯之日又曷有是

理哉

孔宗旦爲邕州司户參軍儂智高未反時州有白氣出

庭中江水溢宗旦以爲兵象度智高必反以書告知州

陳珙珙不聽後智高破横州即載其親往桂州曰吾有

官不得去無爲俱死也既而州破被執賊欲任以事宗

旦叱賊且大罵遂被害

臣按曾鞏與孫司封書云凡宗旦之於珙以書告

者七以口告者至不可勝數當其初使宗旦言不廢則邕之禍必不發發而有以待之則必無事使獨有一善固不可以不旌況其死節堂堂如是使宗旦初無一言但賊至而能死不去固不可以無賞況陳珙以下皆覆其家而宗旦獨以其親遁則其有先知之效可知若宗旦者全親以成孝授命以成忠兩得之矣

程顥舉進士調上元主簿民有借兄宅居者發地得瘞

錢凡之子訴曰父所藏顥問幾何年曰四十年彼借居者幾何曰二十年矣遣吏取十千視之謂訴者曰今官所鑄錢不五六年即遍天下此皆未藏前數十年所鑄何也其人不能答茅山有地產龍如蜥蜴而五色祥符中嘗取二龍入都半途失其一中使云飛空而逝民俗嚴奉不懈顥捕而脯之為晉城令富人張氏父死且有老叟踵門曰我汝父也子驚疑莫測相與詣縣叟曰身為醫遠出治疾而妻生子貧不能養以與張顥質其驗

取懷中一書進其所記曰某年某月抱兒與張三翁家顯問張是時纔四十歲安得有翁稱叟駭謝民稅粟多移近邊戍往則道遠就糴則價高顯擇富而可任者預使貯粟以待賫大省民以事至縣者必告以孝悌忠信入所以事其父兄出所以事其長上度鄉村遠近為五保使之力役相助患難相卹而奸偽無所容凡孤煢殘癈者責之親戚鄉黨使無失所行旅出於其途者疾病皆有所養時親至召父老與之語兒童所讀書親為正

句讀教者不善則為易置擇子弟之秀者聚而教之鄉民為社會為立科條旌別善惡使有勸有恥在縣三歲民愛之如父母

臣按顥遇事優為其為政葢以真儒而出善治也其教人自洒掃應對至於窮理盡性循循有序常病世之學者因其髙明自謂之窮神知化而不足以開物成務此大學之道所以自格物致知而治國平天下者也以呂公著薦為太子中允監察御

史裏行未得行其道也臣獨以為顯有父母之愛於其縣之人其為吾君致其撫循之意以盡司牧者之所得為者聖賢固未嘗以秩卑禄薄而少或不盡心於是也

張載為祁州司法參軍雲巖令政事以敦本善俗為先每月吉具酒食召鄉人高年會縣庭親為勸酬使人知養老事長之義因問民疾苦及告所以訓戒子弟之意

熙寧初吕公著言其有古學神宗方一新百度思得才

哲士謀之名見問治道對曰為政不法三代者終苟道也帝悅

臣按載平生之精藴在西銘一書以西銘之理舉而措之則叅軍縣令雖小官豈無所可施其尊髙年慈孤幼民胞物與之度量乎使事君者率是心其必能與人為善矣載弟戩常為閿鄉主簿知金堂縣誠心愛人養老慈幼與雲巖之政相似益以兄為師法也

劉子暈通判興化寇楊就犯閩境子暈與郡將張當畫計備禦如素服戎事者賊不敢犯

臣按劉子暈官無貴仕年僅中壽然其制行孝友君子也未服戎事而備禦畫策如素習之者由其忠誠所著自能暗合者矣子暈嘗以易不遠復之義告朱熹蓋其見道最早云

陸九齡登第調桂陽軍教授以親老道遠改興國軍未上會湖南茶寇剽廬陵聲揺旁郡舊有義社以備寇郡

從衆請以九齡主之門人多不悅九齡曰文事武備一也古者有征討公卿即為將帥比閭之長則伍兩之率也士而恥此則豪俠武斷者專之矣遂領其事調度屯禦有法寇雖不至郡縣倚以為重及至興國地濱大江俗儉嗇而鮮知學九齡不以職閒自佚益嚴規矩肅衣冠如臨大衆勸緌引翼士類興起

臣按九齡以繼母憂去興國服除調全州教授未得上官卒葢以士終也於其主義社見不辭難避

忠之美焉而興國之士且服其教也士死曰不禄

其九齡之謂乎

徐積楚州山陽人孝行出於天禀中年有聵疾而四方

事無不知客從南越來積與論嶺表山川險易鎮戍疎

密口誦手畫若數一二客歎曰不出户而知天下徐公

是也元祐初近臣言積事親以孝著居鄉以廉稱道義

文學顯於東南今年過五十以耳疾不能出仕朝廷方

詔舉中外學官如積之賢宜在所表乃以揚州司法參

軍為楚州教授每升堂訓諸生曰諸君欲為君子而勞已之力費已之財如此而不為君子猶之可也不勞已之力不費已之財何不為君子鄉人賤之父母惡之如此而不為可也鄉人榮之父母欲之何不為君子聞者歛衽敬聽居數歲使者又交薦之轉和州防禦推官改宣德郎監中嶽廟卒賜謚節孝

臣按積在卓行傳然其不出戶而知天下蓋非無志於四方者升堂之訓教人以為君子其言有味

哉夫官爲教授斯其稱職効忠豈復有大於教人

爲君子者其於嶺表之山川險易鎮戍疎密尚能

歷歷言之所資乎敬以事君者其才又未可測也

當時之知稍者益淺矣

吳淵幼端重寡言苦志力學嘉定七年舉進士調建德

縣主簿丞相史彌遠館留之語竟日大悅謂淵曰君國

器也今開化新置尉即日可上欲以此處君淵對曰甫

得一官何敢躐進況家有嚴君所當稟命彌遠爲之改

容不復强至官就辟令江東九郡之寃訟於諸使者皆乞送淵改差浙東置制使幹辦公事丁父憂詔以前職起復力辭弗許再辭且貽書政府曰人道莫大於事親事親莫大於送死茍冒哀求榮則平生大節已掃地矣他日何以事君時丞相史嵩之起復或曰得無礙時宰乎淵弗顧詔從之

臣按史論淵才具優長而嚴酷累累然其始何以能平反九郡之寃訟也亦豈以嚴酷勝任乎其事

親也生必稟命死則致哀誠哉其大節固在於此

事君庶乎其可也

元廉希憲幼慰偉舉止異凡兒九歲家奴四人盜五馬

盜逃去既獲時於法當死父怒將付有司希憲泣諫止

之俱得免死又嘗侍母居中山有二奴醉出惡語希憲

曰是以我為幼也即送繫府獄杖之皆奇其有識世祖

為皇弟希憲年十九得入侍見其容止議論恩寵殊絶

希憲篤好經史手不釋卷一日方讀孟子聞召急懷以

進世祖問其說遂以性善義利仁暴之旨為對世祖嘉之目為廉孟子從子惠山哈雅弱冠大臣欲俾入宿衛曰吾大父事世祖以通經號廉孟子今方設科取士願讀書以科第進乃入國學積分至治元年登進士第承事郎同知順州事有弓匠提舉黠都勒者怙勢奪州民田同列畏之惠山哈雅至即治其事在官期年用薦者召入史館

臣按廉氏可謂以忠孝世其家矣希憲以入侍受

知世祖而忠山哈雅固辭宿衛欲以科第進世教
所尚士亦以是為榮也希憲自比臯夔稷契伊傅
周召尚矣忠山哈雅之於經術當亦有得於家學
者乎其歷官治行故有可稱也
布呼密一名時用字用臣資禀英特進止詳雅世祖奇
之命給事裕宗東宮師事太子賛善王恂恂從北征乃
受業於國子祭酒許衡日記數千言衡每稱之以為有
公輔器世祖嘗欲觀國子所書字布呼密年十六獨書

貞觀政要數十事以進帝知其寓規諫意嘉歎久之衡纂歷代帝王名諡統系歲年為書授諸生布呼密讀數過即成誦帝召試不遺一字至元十三年與同舍生戩通達塔圖嚕等上疏言古之王者建國君民教學為先為令之計如欲人材衆多通習漢法必如古昔徧立學校然後可若曰未暇宜且於大都弘闡國學學政無弊而天下之材亦皆觀感而興起然後續立郡縣之學求以化民成俗無不可者臣等愚幼見於書聞於師者如

此未敢必其可行伏望聖慈下臣此章令諸老先生商議條奏施行書奏帝覽之喜其平居服儒素不尚華飾祿賜有餘即散施親舊明於知人多所薦拔以天下之重自任每侍燕閒必陳說古今治要世祖臨崩以白璧遺之曰他日持此以見朕也

臣按布呼密性篤孝尚廉潔師事大儒淵源濂洛建學一疏即生平所設施本於是矣其忠悃始終無瑕攜白璧以見先君於地下又何愧焉子庫庫

幼隷國學其正心修身之要亦得諸許衡及其父
凡家傳甞折一遠官不愛儒者曰儒者之道從之
則君仁臣忠父慈子孝人倫咸得家國咸治違之
則人倫咸失家國咸亂汝欲亂而家吾弗能禦慎
勿以斯言亂我國也旨哉言乎
劉容幼頴悟喜讀書中統初以國師薦入侍皇太子於
東宫命專掌庫藏每退直即詣國子祭酒許衡衡亦與
進之至元七年世祖駐蹕鎮海聞容知吏事召至命權

中書省掾事畢復前職以忠直稱十五年奉旨使江西撫慰新附之民或勸其頗受送遺歸賂權貴可立致榮寵容曰剝民以自利吾心何安使還惟載書籍數車獻之皇太子

臣按劉容以讒見疎官不甚達其不肯剝民以賂遺權貴此其得於許衡之學為有本哉知其忠直而不致於大位為可惜也

董文炳以父任為藁城令同列皆父時人輕文炳年少

史亦不之憚文炳明於聽斷以恩濟威未幾同列束手下之吏抱案求署字不敢仰視里人亦大化服縣貧重以旱饉而徵斂日暴民不聊生文炳以私穀千石與縣得以寛前令因軍興乏用稱貸於人而貸家取息數倍縣以民蠶麥償之文炳曰吾民困矣吾為令義不忍視也吾當為代償乃以田廬若干畝計直與貸家復籍縣閒田與貧民為業使耕之於是流離漸還數年民食以足朝廷初料民令敢隱實者誅籍其家文炳使民聚

口而居少為户數衆以為不可文炳曰為民獲罪我所甘心民亦有不樂為者文炳曰後當德我由是賦斂大減民皆富完旁縣民有訟不得直者皆詣文炳求決文炳嘗謁大府旁縣人聚觀之曰吾亟聞董令董令顔人耳何其明若神也時府索無厭文炳抑不予或讒之府欲中害之文炳曰吾終不能剝民求利也即棄官去

臣按董文炳以忠勤致高位預大政領機務其卒也還葬藁城亦猶朱邑之於桐鄉也豈生平政績

舉不如其治縣時乎夫其始仕之所盡心於是而

因以發聞者也

李德輝世祖在潛藩用劉秉忠薦使侍裕宗講讀乃與竇默等皆就辟憲宗親割京兆隸世祖潛藩擇廷臣能理財賦者俾調軍食立從宜府以德輝與伯特乃為使時汪世顯宿兵利州扼四川衿喉以規進取數萬之師仰哺德輝乃募民入粟綿竹散錢幣給鹽券為直陸挽興元水漕嘉陵未期年而軍儲充羨取蜀之本基於此

矣

臣按德輝威信行於西南而慈惠著於守相其治獄用兵所全活人者多矣其亦親其親以及於人之意出乎其性又有得於學也夫理財賦調軍食亦必以愛人為本所以從宜設法亦不忍吾民之丁男老弱胥斃於水漕陸挽之奔命也不然而兵民交困何以規進取哉故稱德輝之忠者必以是為先矣

張養浩字希孟幼有義行嘗出遇人有遺楮幣於途者其人已去追而還之方十歲讀書不輟父母憂其過勤而止之養浩晝則默誦夜則閉户張燈竊讀山東按察使焦遂聞之薦為東平學正遊京師獻書平章布呼密大奇之辟為禮部令史仍薦入御史臺一日病布呼密親至其家問疾四顧壁立歎曰此真臺掾也及為丞相掾選授堂邑縣尹人言官舍不利居無免者竟居之首毁淫祠三十餘所罷舊盜之朔望參者曰彼皆良民不

得已而為盜耳既加之以刑猶以盜目之是絶其自新之路也衆皆感泣互相戒無負張公有李虎者嘗殺人其黨暴戾為害民不堪命舊尹莫敢詰問養浩至盡置之法民甚快之去官十年猶為立碑頌德

臣按養浩篤行君子樸直敢言其為禮部侍郎知貢舉進士詣謁皆不納但使人戒之曰諸君但思報効奚勞謝為此其用意合於古之大臣以人事君者也英宗初參議中書省事後以父老棄官養

迄終父喪累以美官召皆不起及拜闕中之命登車就道慨然有已饑已溺之心到官四月未嘗家居止宿公署夜則禱於天晝則出賑饑民終日無少怠每一念至即撫膺痛哭遂得疾不起卒闕中之人哀之如失父母原始要終而後知堂邑之政威愛各當其可者其誠亦足以感人矣

王結年二十餘遊京師上執政書陳時政八事曰立經筵以養君德行仁政以結民心育英才以備貢舉擇守

令以正銓衡敬賢士以厲名節革冗官以正職制辯章程以定民志務農桑以厚民生其言剴切純正皆治國之大經大法宰相不能盡用之時仁宗在潛邸或薦充宿衛乃集歷代君臣行事善惡可為鑒戒者日陳於前仁宗嘉納焉

臣按史結立言制行皆法古人故相張珪稱其非聖賢之書不讀非仁義之言不談觀其所上時政八事信非根極於性命道德之蘊不能為是言其

入侍潛邸輔導獻納其即八事之首務乎其他措

諸事業者蓋猶未竟其藴也

張起巖年弱冠以察舉為福山縣學教諭值縣官捕蝗

移攝縣事久之聽斷明允其民相率曰若得張教諭為

真縣尹吾屬何患焉

歐陽元為蕪湖縣尹縣多疑獄久不決元察其情皆為

平反豪右不法虐其驅奴元斷之從良貢賦徵發及時

民樂趨事教化大行飛蝗獨不入境改武岡縣尹縣控

制溪洞蠻獠雜居撫馭稍乖輒弄兵犯順元至踰月赤水大清两洞聚衆相攻殺官曹相顧失色計無從出元即日單騎從二人徑抵其地諭之至則死傷滿道戰鬭未巳獠人熟元名棄兵仗羅拜馬首曰我曹非不畏法緣訴其事於縣縣官不為直反以繇役横斂掊克之情有弗堪乃發憤就死耳不意煩我清廉官自來元喻以禍福歸為理其訟獠人遂安

臣按趙巖元皆發聞於延祐設科取士之始皆以

文章道學為一時所宗然其始仕之時受牧民之寄聰明忠愛又可謂循吏哉古之命為士崙任事之稱而四十始仕亦謂使之治官府煩瑣之事以試其才之堪與否耳今以百里之地擬於古之諸侯以付之一書生而少年高科者且鄙不屑為汲汲乎其思欲去而官於朝也又未知其文章道學果何如夫懷忠欲盡者必不爾矣

余闕少喪父授徒以養母與吳澄弟子張恒遊文學日

進元統元年賜進士及第授同知泗州事為政嚴明宿
吏皆憚之俄召入應奉翰林文字轉中書刑部主事以
不阿權貴棄官焉

臣按闞以行省參知政事守安慶至正十八年正
月丙午城陷死之妻伊伯氏及子德生女福童皆
赴井死同時俱死者以千計其知名十有八人議
者謂自兵興以來死節之臣闞爲第一初闞死賊
義之求其屍具棺斂葬於西門之外明太祖嘉闞

之忠詔立廟於忠節坊有司歲時致祭先是或欲挽閼入翰林者閼以國步艱難辭不往其許國之忠蓋素定也惟閼不肯阿權貴可以審其能死忠難茍依託勢要挽之即前則其屈膝稽首失身喪節以偷生茍得者豈顧問哉

伊嚕布哈生而容貌魁偉咸以令器期之父托克特穆爾以千户職戍越因受業於韓性先生為文下筆立就粲然成章就試浙江鄉闈中其選居右榜第一登元統元

年進士第授將仕郎台州路録事司達嚕噶齊縣未有學乃首建孔子廟既又延儒士為之師以教後進

臣按伊嚕布哈後除浙西肅政廉訪使會張士誠據浙西僭號度弗可與並處謂其姪同壽曰吾家世受國恩恨不能刺賊以報國刲乃與賊同處令同壽具舟載妻子而匿身木櫃中蔽以槀秸脫走至慶元士誠部下察知之遣鐵騎百餘追至曹娥江不及而返俄改山南廉訪使浮海北而道阻還

抵鐵山遇倭賊船甚衆乃挾同舟人力戰拒之倭
賊紿言投降弗納於是賊即登舟擭伊嚕布哈令
拜伏伊嚕布哈罵曰吾朝廷重臣寧肯為賊拜耶
遂遇害遇害時猶麾家奴那哈喇殺首賊次子樞
密院判官老安姪伯嘉努扞敵亦死之同舟死事
八十餘人葢其少受業於韓明善故為有本之學
不徒以文辭取科第其為縣首以建學崇儒為事
可謂知所先後其必死而得死所非激於一時之

意氣然也謚曰忠肅益與余關爭烈又不愧於同

年登第矣

乾隆御覽之寶

御定孝經衍義卷九十三